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三

餘姚黃宗羲編

記五十七

興造

仗錫寺興復記戴洵

余以萬曆庚寅九月至仗錫阻雨閑話因及本寺興廢之由自太白祖師開山來皆無記可考若近日興復則自正德間文綱上人始也寺故有田千八百畝大半入鄞姚貴

勢家而糧仍存僧不能支訴諸官時高太守者於鄆人呂
憲使有舊右之僧智禮智欽死獄中文綱先籍餘姚廣濟
寺早服習太白教憫其將廢也賫貲來仗錫盡贖故產又
具奏豁虛糧下胡叅政審斷於是呂憲使田亦得贖盡豁
虛糧乃剪荆棘芟蓬蒿修殿宇飾佛像創法堂廣僧舍繁
衍至今日其勞費則大半又出文綱孫德滋也滋公余及
見之最儉朴終日不發一語蓋其所得於安忍靜慮者多
矣余獨怪古初寺產豈一僧能致之蓋皆貴家大族所捨

施而今為貴家大族者既不能施也又從而侵之何耶而
官于此土者又不責其侵也而右之又何耶豈易以侵欺
踵其習俗耶嗟乎佛者覺也覺者空也寺而有產妄矣而
貴勢家侵之又妄矣而僧又諍之執之益妄矣而官府又
抑僧右貴勢家尤妄矣寺產也僧也貴勢家也官府也皆
妄也則亦所謂平等者也平等則亦佛之法也佛亦不以
為怪也耶雖然佛之有寺產共諸異姓而貴勢家之侵寺
產則獨與其孫子誰公誰私孰大孰小也共諸異姓則有

即無也色即空也獨與其孫子則有執矣不空矣然而終不能執也不能不空也嗟乎此佛之所以為覺而世之所以為夢也乎余故為之記余之意又豈特為一仗錫寺已也

揚州門新造石牕記

呂原

汴梁宋東京元河南行省治所而其地則所謂天下之樞者也肆我皇明混一之初嘗建為北京既乃分封州周王于此并置河南都布按三司而附以府縣衛所焉其城周迴二十七里外則繚以土城當宋時近于城者惟汴蔡諸

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於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合汴泗入淮國朝正統戊辰亦嘗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南入淮如故築隄護城其來蓋已久矣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其故水載高地隄日增而城日下也天順五年七月二日客水暴至河溢踰防土城遂決越六日風急浪擁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王府及官衙儒黌廬井市廛無慮數萬區盡浸摧圮力能結筏者僅以身免而老弱者徃徃溺死事聞上特命工部

右侍郎瓊薛公遠往治之璽書授以事宜公星馳至汴敷
宣帝德綏安衆感即移粟以賑其饑躬率三司官僚按視
地形商度工用及以緩急詢之故老乃命左布政使侯臣
按察使吳中徵集丁夫預調塞治之物于所屬委開封知
府魚侃通判蔡保管領應役先令右布政使豐慶副使項
璉于決口上流督夫下椿捲埽作截水隄二百四十餘丈
浹旬隄就決口絕流而水趨故道又令副使張諫叅議王
鉉于土城東起獨蠻岡訖猫兒岡督夫鑿渠二千二百七

十八丈引水東注而城中積水日漸耗減又令叅議史敏僉事高達于土城東城南曰揚州門浚舊渠之湮塞者起太平岡直抵陳留渠長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丈以洩城中積水使下流達於黃河自是地稍高者咸得修葺舍宇凡府第廨署亦漸可居而軍民蕩析流離者接踵復業野田堪乂者俱播粟麥矣顧城中地最低窪積水莫能盡出則令叅政蕭儼李浩叅議黃廷儀僉事王紹督夫車戽叅議何陞又導而分閱月水盡乾涸初環

城五門俱有潦水河決後水溢瀾漫浩無津畔往來者必藉舟楫一遇風濤莫或敢濟由是米薪之價湧貴數倍則又令項璉等築道路于大梁仁和等三門以通車馬內外莫不便之且令李浩修補城垣缺處及剏築各門月隄軍民有貧餒及缺種子者給以粟麥凡八十餘石有屋居漂蕩無存者給以棖標共一萬五千餘株事將竣因念積水全賴開渠濬導議即揚州門置牐以限內外倘後內水有積啟而洩之或外水欲入閉而塞之

庶為永久之利適巡按御史梁公覲至議用克協即委
布政司照磨金景輝率工於鄭之賈峪山採石煉灰勸
客舟如期輸至就令景輝及開封推官劉琦董役未幾
牒成蓋首事於某年九月十二日而又明年某月某日輟
工凡役丁夫三萬八千四百二十一用椿木三萬一百
七十四艾稍以束計者一十二萬七千四百挺圍以件
記者三千二百麻以勦計者九千七百八十六而牒用
石八百餘勦磚二萬餘塊灰三萬餘勦是役也諸公開

誠勸諭人心感悅故勞雖久而無怨費雖鉅而易完也
及薛公已還闔城士庶咸謂其仰體朝廷之心既拯民
於昏墊又防患于未然其德宏其慮遠宜有術以告來
者而崇明訓導祥符艾俊為書屬大理寺卿王公宇以
求予記嗟夫中原水患惟河為甚而禹之治河也務多
其委以分其勢故當時大伾而下析為二渠大陸而下
播為九河今河失禹道治之固難如能先事為備訪求
遺瀆以為委則亦不至臨事而失措矣穿渠置脾蓋知

從事於委者然恐委弗多而泛濫所當虞也因記夫施
工次第并贅以是說云

新修擬峴臺記

戊申

陳九川

予蚤歲讀南豐所為擬峴臺記見其敘臨觀之美與風
俗之龐躍然興慕以為雖他州有是猶一往覽而問之
况為吾土又近在州城之東隅者哉然二百餘年民風
日下所謂野牧不收露積不垣者已邈然莫覩其遺俗意
惟江山之勝固無變也及登臺而望則千金陂決江不

走臺下而抱城惟白沙漫漫久矣則所謂洶浪漫流微
風遠響與夫危檣勁櫓沙禽水獸上下而浮沉若出乎
履舄之下者亦不可復見矣獨其所謂蒼厓秀壁挾光
景而薄星辰與夫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宏廓怪奇之觀
環撫之東南者固猶可坐而見也還山以來數與諸邑
之彥講學其中相與追先哲之遺風以為隄潰江遷莫
之能復也其於頽俗庸亦有可挽者乎故凡登臨未嘗
不徘徊終日然每一徙倚則其甍陷軒腐凜然惟恐隕

墜風雨時至則其間上注傍灑淒然不可少留又烏覩
所謂出雲氣而臨風雨者哉郡縣大夫凡欲洗煩囂寄
遊觀修燕饗之娛亦莫能舍茲臺而他適然未有能理
而新之者閩五山陳公一貫守杭有聲尋以南省故郎
謫倅太倉嘉靖丙午秋稍遷貳茲郡其冬前守曾君汝
檀入覲公至適攝郡符外和內介開心布誠不立畛畦
百廢具舉脫然不知其為謫也凡文書訟獄之廢積紛
糾者公擲理而斤解之其隴畝之爭度非躬蒞弗平者

不憚暑遠上報下流日無留牘故得數乘休暇寓其樂
於此春漲浸淫則乘小艇泝流循臺以諦察故道擊楫
浩歌慨然有復隄之志聞海鹽顧公需來守而寢尋夏
秋繼旱公即臺為壇再禱再雨民獲有秋而守未至公
乃因民之欲宏旌善之亭修麗譙之樓以翼政府已復
登臺而嘆曰文王之憂民也而靈臺是營豈為耳目役
哉今千里侯邦惟此故臺坐視其日壞以憂后賢人其
謂我何惟是習役於公者皆利之也故費糜而功隳乃

擇者民章甫董馬公既區畫有方而郡推茶陵彭君寀
復協相之于是上覆下甃中櫺旁檻悉易其故而加壯
密焉費不民擾而功不踰時臺若闢而廣覺若增而崇
矣公以賓屬落之邦人胥慶于是臨川令象山應君雲
鸞屬余為之記余邦人也既樂公之美又竊幸得載名
其上以從南豐之後遂不辭而記之應侯方建白復隄
事公亦樂其志茲吾州萬世之利也豈獨復茲臺之觀
哉如上下孚而有成也頌聲作余又敢多讓乎

山陰縣柘林牐記 王俱

鑑湖之水出平水若耶諸溪其源三十有六皆西北流入小江以達於海漢永和中太守馬臻始築堤潴水以鑑湖名周三百五十有八里溉田九千餘頃在會稽山陰二縣境內其地勢南高北下故湖高于田田高于江皆丈許水溢則泄田水入于江水涸則決湖水以溉田宋初又建斗門八所以時閉縱其餘堰牐陰溝之類不可殫述而民享其利亦已久矣至熙寧中並湖之民始

有盜湖為田至九百頃者久之益甚至取其利以歸公
上湖所剩僅數百畝而利之所入復未必盡在官而所
害凡數千頃蓋湖與堤自是俱廢而水旱之患起矣既
而蕭山磧堰又廢西南諸水逕趨入海其小江名錢清
江在郡治西北以受斗門諸堰牖之水者遂壞塞不通
斗門八所皆毀雨久則江水逆入內河衆流併入玉山
斗門宣洩不及而郡又有浸淫之患國朝天順間為郡
者嘗橫江建白馬牖以逆上水入江其意本以濟旱而

江愈淺隘時遇暴漲則徧決江塘水退復募工修築反覆勞擾寔妨農時而民尤受弊成化癸巳浮梁戴君廷節來知府事宣上德意問民疾苦時有以水利言者咨諏而審度之曰馬臻之築隄障湖水也趙彥俛之修塘防海水也今水勢高下與古不同而猶襲故跡欲收成效詎可得乎於是相地之宜順水之性于小江南北建四牖曰新竈柘林匾拖夾縫以泄二邑之水又于蕭山邑境建龕山斗門以殺西水以乙未九月興作卒功於

丙申三月由是水患可息歲計可成一舉而上下兩得之矣予友監察御史陳君壯以書來道其民意請為之記予復之曰鑑湖之利害昔人嘗有論定矣以為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紛之議毋付之悠悠之口何患乎利不興害不除君其庶幾於是乎不然自熙寧迄今閱數百年為郡者經幾何人而卒未有能為之者大抵施小惠者以民勞為辭恤浮議者以公費為解而君獨奮然以興利除害為任而他無

所顧忌故能保成功而開永圖是誠不可以無述也

復蘭亭記

陳鶴

蘭亭在吾越蘭渚之上實晉賢之遺勝世遠人遐棟宇
頽落址亦榛蔓曲澗雖存又非昔時觴咏所也余每探
其跡俯仰上下悵焉興嗟因簡毘陵唐太史請倡其事
不報值吳江法曹沈公出守吾郡之明年迺于袁推府
燕次告之公博學好古一聞余言即愜然于懷舉廢存
遺直以已任于是與余入山遍索其蹟偶于猷畝之中

得其故地遂各捐俸構亭復舊制增新流嘉林載茂名山益崇清湍仍激于左右惠風不減乎疇昔余乃從公登亭上流觴而咏焉山川不殊人物非故高懷逸調僅存石中之言而人不可作矣嗟夫內史在永和以清真之才振文倡會一時宦路之賢應響而聚山僧遺老咸能奔走其間遂為一代之高士惜乎止于觴咏而已爾設使出所蘊之學內確性情外籌世務互諏治道縈紆經濟之事代相模尚永垂諸士之賢則其亭宜得與榛

蔓同腐哉所賴芳詞絕翰流播人寰若寶金玉故遐荒
異域至今猶傳山陰修禊事也奈何人風漸移情興亦
改雖衣冠接踵鮮有及于茲者公以良才撫越不奪民
力一旦亭于榴翳之間四方覽古之人始得有所瞻止
宣山之靈必俟其人而啟之歟或者天道進退物理廢
興亦固然也其亭公新之越民樂之人遊之後世稱之
則公之遇斯亭也亦幸矣

重築高家堰記

李春芳

高家堰者在山陽西北四十里初自漢陳登所以障淮也至我朝黃河由壽歷潁循淮而會于清河口繼由孫家渡趙皮寨洧渦而會于清河口以故高家堰愈益重陳恭襄瑄則增築之乃其後黃河由飛雲橋出小浮橋循徐邳而下司水諸臣遂無復事高家堰以是堰日頽頻年以來黃河分流入渦而故所行道若桃源清河口多壅闕水不得盡歸海稍溢則滅堰直入高寶於是淮南北並蒙河患矣主上宵旰九重思得大臣有才畧能

治水者乃簡命江公總漕政潘公任河漕相與協理河道潘公至行河遡小浮橋復浮淮觀於海口巡覽地宜採納羣議遂決筴以築高家堰為首務江公同心運謀力贊之於是瓜分其工部署百執事計帑以請上賜溫旨褒答盡如兩公議時有司道生異議中朝斥之潘乃得展布無中沮是時恭襄舊堰若上堰下堰猶參差可指見若中堰則湯恩口羊六口具滿口大澗口為崩浪所湔洗日深先是總漕王公者亦嘗修築之以公帑告

匱卑薄善崩當事者遂謂堰不可築又以中堰深不易築也潘公則以中堰屬郎中張君譽指揮俞尚志諸葛堯賓宋大斌率銳士以從以戊寅五月某日到堰所是夜諸口塞且半明日斷流又明日堰合會六月霖雨至七月不止風濤自西來洶洶如山而新堰復圯八月水落視諸所塞口皆決且深矣衆謂堰必內徙乃可成潘公謂中堰深者不過三十丈耳如內徙則益深且遠至數十里舍近易役遠難非便計也又外增數十里風濤

撞擊堰將益危於是堅舊堰之議申命文武之屬分督中堰諸決口卒之數日而塞諸決口惟大澗口最深傳云鼉窟于是夜風雨中果聞鼉鳴塞決以埽每置一埽則潘公立埽上以其故埽堅鞏昔者諸決口既塞而河淮合流趨海勢雄鉅漂駛清口之沙積數十年莫能濟者盡滌海口之沙自開衆始嘖嘖謂高家堰所宜築築之晚矣於是愈益集繇夫增培之至冬繇夫手足皸瘃裹創而作潘公亦衝冒風雪暴露堰上與繇夫同辛苦

至春大風雨潘公則又與百執事往來泥淖中飛濤撲面矻矻不少休蓋潘公急於王事不特以身示勸也乃以己卯某月日落成堰高一丈五尺厚五丈基厚十五丈大澗口則為月堰廣三十丈堰外有田去湖尚遠堰形沿湖曲折水自西而東直衝六羊堰西轉復東犯貝溝堰自貝溝而西湖水浩淼撞大澗堰特險其次衝湯恩堰乃於諸堰密布椿入地深浪不能撼椿內置版版內置土土則致自遠皆堅實者又創公宇堰上以弭使

節為大使廳設大使一員弓兵百名以守為舖舍若干
老人八名夫千名以修又議歲費著為例云堰成兩公
以聞上大悅各賜彩衣二襲白金三十兩加賜潘公豸
緋以旌特勸諸臣賞有差兩公以堰內田出流民即歸
貧不能耕於是上請破格優兩淮貧民又巡漕御史陳
公亦具疏以請上允其請萬歷六年以前逋盡蠲七年
以後其議免淮人蒸蒸吐氣矣余家興化蓋患水尤甚
今得覩平成之績安於田里有厚幸焉淮守宋君伯華

山陽令魯君錦屬余為記余嘗觀漢武之世河決瓠子以萬乘之力躬自臨河沈馬璧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塞之不免悼功之不就乃為瓠子之歌千載之下詠之猶可想見其時之難也惟是聖天子剛明獨斷委任得人兩督府視飢溺由已協心幹濟斯功之所由成耳是安可不紀其事以垂示萬禩江公名一麟婺源人癸丑進士潘公名季馴烏程人庚戌進士其董衆作治則郎中張譽新建人其與勞堰事者則主事陳瑛莆田人叅政

游季勳豐城人副使張純漳浦人都司俞尚志仁和人
把總諸葛堯賓丹徒人宋大斌德州人指揮胡一道山
陽人至於經理一切則淮守益都宋伯華而隨事輒辦
則前山陽令朝希舜署山陽安東令象山史遷今山陽
令某地魯錦清河令興國石子璞若山陽主簿胡大濟
吳一道亦與效馳驅者也灑得備書

重建煙雨樓記

李春芳

嘉禾舊有煙雨樓歲深圯廢乃其守左山趙君惻焉曰

是不可以不復也相城之南馬塲湖空棄可塞會濟河
積土充市運而實之不旬日而窪者已崇可四五丈許
廣可十七八丈構樓其上凡五楹繚以垣圍蒔以桃李
軒牖洞豁而一覽嘉禾可盡也仍其名曰煙雨夫嘉禾
三吳輿區山泉佳麗草樹蒼鬱當其煙雨空濛天地變
色氤氳氤氳不可識辨雖胥豐長墻若竹望雲碁列四
峙而亦潛形匿嶠黯乎難別信哉宇內一大觀也然斯
時也政通刑平時和歲登百姓恬熙四境清宴祭黠不

縱村壕不驚民有挾纊之溫野無向隅之泣為民父母者固可引觴相慶也雖若許明府之從容對奕令狐挺之吟盡江南亦宜為逸豫哉使政刑多舛恩澤不下鷹鷲峻擊鳥兔奔逸瘡痍呻吟達於四境當斯時也則天地冥晦適以增愴其能以帖然乎然則斯樓信不可以不復也雖然天地之氣氛而為雲沛而為雨以時而降則潤澤茂鬯萬物露生不以時則為充為溢民且病之矣故人之心一也顯為政刑以其道則民安不以道則

民危其何以異於是繼是而登者宜有以動深長思矣
此太守之所以拳拳也太守名瀛字文海號左山樓方
落卽擢山西憲副乃命其屬秀水令予同年方君某嘉
興縣丞予業師丁某走信使于都下而予遂不能以不
文辭是役也太守主之而襄之者則郡判陳君守義閩
君大詳汪君伊節推姜君文序

新鑿瀧路記

歐陽鐸

桐栢水入溱逕臨武縣西是為武溪溪東南流與黃冷

水合入藍豪山崖巒峻岨交柯雲蔚懸湍自中瀉迴注
噴薄是為瀧水皆當樂昌西界漢太守周昕疏鑿之始
通舟楫然東西陡絕不可駐足無他道可迴避舟行飛
沫中稍失尺寸即顛覆如敗葉過者徃徃恨世無復若
周侯者潁川符君宜臣初判韶知民間苦瀧水為沴滇
水次之而路尤衝嘗請治滇未竟事遷去又十年來守
卒棧魚臺如志于是士民復以六瀧請者會田方伯某
亦至自樂昌言之色動且曰太守棧滇峽甚善奈何舍

瀧遺士民憂君辭不敢退而以問樂之耆老若士咸無
謂可者曰此殆未之熟慮耳路將軍時豈不可為瀧船
乳源驛置詎知後梅嶺尤便邪吾不能自為之黃善者
治滇效可再使之因召而來告之曰吾欲闢路六瀧上
舟從瀧則人從陸庶幾有完理善諾而徃數日報曰可
為也與之百金蓋兩月而六瀧平君視之曰可矣而未
盡也若自樂邑城西開道底于羅渡則八十里之險皆
平地矣乃選鄉民習知山逕可與知利病者得二人焉

曰鄧富春曰李隆各擇數人副之授以意往邑士人亦
感動相與訪究卒得要領具圖帖而來君覆度之可乃
發閒役募匠石鋤土山鑿石山梁谿谷廣是徑路窮則
濟水兩岸互行蓋自縣城西由北岸至大延上五十里
為期門渡而北由期門三十里為許灘渡而南舟皆官
設于是行者相屬於道又慮夫孽伏其間請于督撫御
史大夫蔡公經巡按御史姚君虞得即大延改建高勝
巡司以時譏之可無後悔矣樂令蘇瀾氏以予嘗視學

過其邑而樂人駱堯知舊知名鄧子魯時為諸生因之
告成夫有司之職在興民利而除其害因天任地廣哉
不費矣鑿渠紆泓築圩累堰則猶與民勞之也鑿瀧棧
峽去農時遠然橋梁道路莫非王政貿遷有無化居亦
樂人之賴也而况及於四方乎路將軍抉南粵門戶微
周府君則猶閉之也六瀧底治水陸並行彼其視粵直
東西出入間耳雖然仁不足與愛知不足與謀公不足
與受明不足與斷蓋亦難乎其成矣嗚呼獨治瀧為然

哉

石阡途記 萬士和

自鎮遠至石阡為里者百四十路瀨居其中其南北坡
深林奧苗盜出沒人烟絕少行旅多恐守巡即其地築
過客之館又徙熟苗之散居者數家於館後招川民之
流移者處其左右鬻酒漿以飯宿所往來者稍資其守
望之力過客恃以無警戊午季春余以考校事至其地
發鎮遠值天霧露上下於雲氣中抵暮宿公館雷雨大

作山嶽震動翼日至石阡兩日間顛頓於山谷豁澗者不知其數其有名於路瀨南者為思南坡為大小金鵬坡為大小茶園坡其曰路瀨坡者則陡絕而不可步者也其有名於路瀨北者為木根坡為馬駮嶺為大地方嶺木根與路瀨相對高險畧同其曰爛泥山者則深骨而沒足者也余既冒雨在途憫輿人之痛去車就騎當夫策馬層巔路徑可三四尺一線外即飛崖萬仞顧視其下魂悸魄動其遇泥深滑處有一竅可閣足則人馬

顧之皆喜其最峻處跨四五尺纔得一步馬足或交不能開開不能收自上就下勢如轉丸崢嶸不止余所乘馬疲退墮數步以前足蹶而止余汗沾背幸得脫焉其石之峭然壁立者出乎其傍勢如傾壓杈枒森列者履乎其上如虎豹露齒作嚙人狀遠望林木邃密人跡不至則猴猿猛獸攀緣號嘯於其間此遠臣羈旅離鄉去國登高極目而興悲者也然當其山腰雲潤雨過翠落峻坂既下暫即安舒如底平鐵廠左右可桑可田異境

不斷其河下山一帶皆奇峰近水石如莊嚴峭拔幽絕
水自包溪流出曲折百轉石亦隨之緣源已窮忽得豁
處又桃李梨花散漫山谷若綺霞霜雪平生見花無此
多者夫其雲山明媚花木燦爛此種放觀之而不窮龐
公住之而忘返漁郎逐之而迷處也人特以遠臣羈
旅之懷遇之不覺其勝耳余樂之欣然若有會意且不
復知有人世又何有離鄉去國之嘆哉雖然余之樂亦
因物也不記其懸崖萬仞魂悸魄動馬倒險途流汗浹

背者乎夫倏而雲倏而雨倏而險倏而夷天地之變吾
既得觀於反掌之間倏而恐倏而喜吾心之變其轉換
於一日之中者亦屢矣蘇子曰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
與我皆無盡也然則天地與我其不變者必有在矣吾
惡足以知之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四

餘姚黃宗義編

記五十八

興造

創建坎河石灘記

萬恭

泰山故清皇氏之都柱天而下濟水伏流至泰山氣升
水溢出山麓者為二百八十泉匯而為汶北入鹽河道
青州東注於海國初尚書宋公壩戴村濟源穿渠百里

南注之達于南旺以其七北流會漳衛而洩於天津以其三南流會河淮而逆諸安東皆入海青州道絕是以汶之全力濟滕兗東臨八百里故陸地運舟而不膠然非汶之性也其勢曷嘗一日不欲東注青州哉弘治中汶大溢勢不能決戴村則潰裂而假道于坎河口坎河者入海之捷徑也若建瓴而下南流遂微治水者議堤坎河口歲堤歲敗莫如之何則議捐南旺兩滙膏腴數千頃為蜀山湖為馬踏湖為南旺湖命之曰水櫃以待

運以濟汶河之不足而坎河東注者日漸月流注南旺者幾絕殆不可舟矣隆慶壬申余治水至濟上患之乃以主事張君克文徘徊汶泗之集周覽坎河之口向張君而嘆曰嗟獨奈何不以有源者為水囊而以無源者為水櫃乎北有龍山焉亂石如魚鱗壩歲敗無濟也君取彼石攤坎河口則萬世之計也乃役丁夫七千有奇運石湮河始於壬申之仲冬成於癸酉之孟春灘博一里表一里而強壓河根而上崇丈餘秋水時至則令灘

踰而瀉之復青州之故道春夏運行則令灘止而注之
入安東者趨而左入天津者趨而右灘若天成汶失故
吾蓋不能自制其命矣于時秋不雨至于春二月間水
瀰瀰運艘繩繩蓋我明餉道於斯為盛矣張君撫膺高
蹈為余言宜有記令後來者世守之余曰君誠樂哉汶
良苦矣夫拂其性而激之逆其流而役之使汶水鼎足
以裂不得全其天然吾過也吾過也然汶上濟隱湯湯
淫淫孰與三分者以濟社稷之急而紓百姓之煩疴則

汝雖失全性而有全功享全名不識汝神其將知我也
乎其將罪我也乎張君乃刻石

蟄存坯戶記

王文祿

沂陽王生文祿字世廉父諱佐母陸氏弘治癸亥夏五
二十九日亥時生七齡就傳弱冠受詩正德庚辰游海
鹽邑庠嘉靖辛卯中浙試式壬辰遵養乙未始計偕戊
戌癸卯連罹內外艱乙丑春試陳狀元謹首取爭魁胡
會元正蒙阻之冬季四日堂樓書畫竒玩俱燼不愠憂

妻包氏女配朱萼外孫三季殤妻痛悲疾劇隆慶庚午
冬北行中返辛未春季炊白徵壬申萬歷維新之孟冬
八日築四灰隔於待封原二親墓右外祖淳朴陸公曰
土阜水環巽峰鴈塔蔚哉爽塏中生壙右妻傍妾生壙
名蟄存坯戶云夫人均保蟲聖人為長猶龍乎秋冬咸
蟄蟄咸坯戶坯戶以靜蟄靜蟄以存神順時也文祿師
聖窮經稀齡矣未見一割之用剛腸疾惡直氣凌霄胎
教義方嗜學不厭揮毫詠志撫劍調琴乾象地輿兵符

邦紀罔不該究生平憫憐困厄若切體膚拯援未能也
邇臣倡貪效尤彌偽營私征利寇攘勿休以致炎徼波
揚漠庭塵瀕金宿晝見虢虎郊行杞憂無可與語者出
見衆生蚩蚩靡哲不愚閉塞成冬陰盛陽微卷之允懷
居焉俟命抱蟄靜寧豫築壙若坯戶然存神爾曷成毀
乎電光泡影夢幻刹那功烈文華何魏何煥祿也夙悟
性真人心中心虛即天心太虛虛故神河圖洛書中五中
圈皆虛太極也聖人則之畫卦列聖授受一中由是知

常守中致虛篤靜應迹脩如也凡感遇著之篇鉅海沂
子寤言莠言策樞書牘藝草若干卷世系載二親傳中
集知契戚友語殿之為贊云語曰

志凌千代氣吞八荒陸雲臺宅危言危行似狷似狂董兩湖毅清

明根器董從吾澧經緯文章袁吳門尼龍門道續董從吾澧莘野鷹揚

王一山愛積學老鍊唐一菴慷慨激昂宋芳林俞其貌亦古陳龍川亮而

心甚長王鳳洲貞存神坯戶俟命蟄藏自結

重修洛陽橋記 仇俊卿

洛陽江距惠安縣南三十里越此則為晉江東連海灣
西逼鶴堂山高崕峻壁鳥道難尋境內西南岱嶼白崎
諸山之水皆會谷口趨入洛陽江以瀉於海外洋潮汐
時至其地山海之勢相激波濤洶湧如雪山擁疊雲障
盤旋涉不容厲渡更難航正當泉南驛道之衝行者至
此莫不顧額因指其處為萬安渡蓋畏其險也其南壁
名佛通山甚言此渡非凡境塵跡可尋常視者宋嘉祐
中蔡忠惠公襄知泉州相襲山水形勢審知民情灾利

迺於此架淵為梁醜為四十七道以分水勢兼可豎石
櫛比又種蠣于礎令其附生而固表三百六十五丈廣
一丈五尺方其定址之初禱于海神借潮三日不至洛
陽江底見而基就築及其橫石為梁也江水震蕩不能
傍架木植爰載石以浮船面待其潮至則船隨水漲遂
置石于上抽舟下出力役不勞而工易集亦算與神符
者也迨橋之成始瑤琨排列虹霓委蛇上通馱載下便
帆檣雖魚梁不足以比其功若鵲橋渡河事雖奇矣祇

見誣於天孫萬里橋跨海工甚費矣徒湛迷於仙術孰
若茲橋之普于利涉而功垂永世者哉歲久漸圯予因
捐俸若干倡率修葺擇居民朴實夏某等董其役橋北
舊有昭惠廟或云其神即永春樂山之白衣叟隨於其
傍為廳三楹便使節往來或遇昏曉風雨可少憩焉併
責廟祝司之再閱月而訖工至橋中亭佇眺連山遙海
光怪呈竒亦天下一偉觀也昔唐宣宗嘗微行覽山川
勝槩有類吾洛陽之語因名兼以附今歲月云

嘉定開河記

王衡

嘉定縣學泮池故野奴清境二水匯焉清境自北而南環其左野奴從西會之無何民居漸墊塞西水不東與左不相顧而科第亦寢不如前華亭鄉進士王君博學工文章兼通形家言辛丑來署學事集諸髦士校藝已出倚池上四顧而嘆曰非其文之罪也具呈邑侯韓公請稍徙屋廬之直河道者使仍故流而公償其徙居之費諏某日以畚插來幾日而輟工屬某記歲月余不敏

於形家言魯如也獨念昔者青烏說未興先王說膠庠
之制以敷教流化苟橫經有地足以詩書弦誦其中可
矣奚以若泮若雍環繞如壁為哉彼有取爾也學校蓄
材正如井之蓄泉井不泉而泥則亦已矣井實有泉而
莫繙之或幕之井滌不食則行道之人惻焉天下事類
相感氣相合可盡謂水之通塞無關於人才耶獨怪以
王君之材品豈不能如蘇湖先生故事以實學實行教
弟子而沾沾科目為即言而驗或謂所收者末而愚謂

科目之與書升聘召非有二也天生才無方隨世所趨尚而靈氣儲於其間當今之世業無所求飯牛版築之用所以勵世摩鈍者惟是途使一不振則倦倦則業徙而日下所以鼓之舞之使之不倦者天與人參焉吾郡七縣中嘉定風氣沉厚善惡雜其君子務讀書行義之士漸老且倦矣而囂而善訟者其氣方張使蘇湖先生當此時其亦不能以枯槁無用之學術鎮囂疏穢明矣倘有術於此使其君子早為天下用不至槁項黃馘私

其衝泌之樂而邑之父子兄弟習見其利而趨之機心
悍氣不繩督而自化疑亦夫慈惠之長忠信之師所樂
與鼓舞而作新者也吾姑誌歲月於石俟嘉之科第益
振民風士習漸變雅馴而後頌君子之功焉

歸氏修墓記

歸子墓

葬者藏也藏之山林藏之廣野也物盛而必衰聚而必
散天之道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自古王侯貴人燁赫
一時代移時易其守墓之子孫今皆安在是故葬不欲

淺欲其深使其歷世久遠子孫衰微親屬既絕夷為平
土樵牧其上游息其傍而不知其下有死人也故謂之
藏也近世惑於青烏之說率附土膚或半出地上而高
其封以為易於得氣有利於子孫而子孫不肖往往掘其
先人之骸暴之而以售其地可痛也歸氏之先族人聚
居縣城之東南門外是以水之兩崖田之壟畔累累
出者歸氏之墓相望也其在許氏園隱隱竹林下可俯
而窺者則予五世祖之從昆弟也其子孫微矣有仲賢

者貧窘先以墓傍之地鬻於王氏王氏闢為園築土垣
環塚開一面令得歲時墓祭徑園中已而仲賢流離轉
徙居海上者數年歸而園已更易主為許氏有矣其塚
中生荆棘土垣傾圯非復昔年之舊矣於是仲賢感動
流涕以此尤許氏而許氏為新主不服既而慨然曰吾
以此地為憇息之所而使它人之墓榛莽若是乎遂捐
金若干畀仲賢修其墓而子慕執筆識之勒於石以杜
異日之爭而子慕遂僭為之銘誓聞古之君子先責已

而後責人為人子孫豈其先人之朽骨不是愛而乘以
為利天地之所不容載國有常刑其罔赦聞之古君子
愛其親而以及人之親季武子之成寢也杜氏之葬在
其階下百歲而後許氏之子若孫所長者此也則歸
氏一抔之土亦永無猜焉

承賢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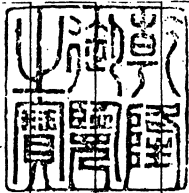
高攀龍

錫城中有箭河九通者一而已無論形家言凡河渠疏
則靈氣奄如人身血脈然然而湮塞所從來久民居踞

之不可問惟在丹涇里者計丈百有三十而通者且百有十是為文莊公邵二泉先生故里先生亟欲疏之尼於里人不果特為陰渠石甃之以通於所謂弦河者蓋先生之寄趣遠欲二泉震澤之脈沿洄旋匝於吾前以為快也先生既沒垂百年太學尤君時純居先生里中慨然念曰是先賢之志也夫吾不可以不承乃捐其樓居二十有一楹鑿為河河成而橋之請名于予予曰是惟二泉先生之志謂之承賢可矣太學君曰橋之至于

河也其地為河者若干為陸者若干具有籍子其志之
庶可永也子曰噫事其有可知者乎夫以二泉先生之
賢也又貴重也曾不能以尋丈之地得之里人而其志
遂尼何也語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即以父兄之
命其子弟有弗克承焉今先生之沒垂百年當年一念
渺乎若逝水之無踪而君忽承之又何也皆事之不可
知者也則繇此而往陵谷之變又焉可知乎雖然其可
知者固在也夫以先生之賢也而君承之誰其甘為不

賢者而復湮之果其甘為不賢者是人之最賤也世之所共惡也或擊之矣是可知也是役也邑侯同生許公寔主之故莫或有尼太學君之義而卒告成事侯名令典海寧人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五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復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勝錄監生臣劉 璿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

記五十九

紀行

夜度兩關記

程敏政

余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
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
尚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小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

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即遣
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
百尋仰視不極口棧嶮崙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
警即前後呼譟為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
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
呼譟不已銅鉦關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
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
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檢點破南唐擒其二將

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為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滌陽十七
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即夷無復置慮行四十
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涉此乃至和州香
林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
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為喜既暮入益深山益
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
問此為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林尚三十餘里宜急行
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

備傍山涉礪怪石如林馬為之辟易衆以為伏虎却顧
反走顛僕枕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
起循嶺以行諦視巖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
仰見星斗滿天自分恐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
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林燈下恍然自失如
更生者噫余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度二關
犯虎穴雖頻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
以為後戒

中元謁陵遇雨記 李東陽

成化甲辰秋七月中元節例分官助祭山陵予與諭德張君啟昭謝君子喬侍讀商君懋衡李君世賢當赴長景二陵前二日陞辭退微雨予與于喬並轡荷蓋以行出德勝門土城外啟昭懋衡世賢皆會行數里雨頗急下馬憇野寺茶畢至清河少霽再憇再作午後至沙河河橋半圯壅土度馬馬上觀巖壑間片雲起輒雨脚如注明晦殊狀暮至昌平縣學唐教諭玉率諸生冒雨迎

候宿劉諫議祠後堂予與世賢牀于東壁與懋衡于喬
對宿啟昭宿城西別館以詩寄之答馬入夜潦透壁及
我牀下予亦苦衾薄乃與世賢移卧前室雨不止明日
益急都指揮杜侯山來饋食往訪之遂會啟昭入山山
橋危滑馬厯礮度沙礫中暮抵陵廬駙馬蔡公孟陽攝
祀事遣使饋果問其使云比至沙河河漲橋壞舟而濟
予輩愕眙久之夜半入陵祀已服盡沾濕上馬穿林薄
中厯鄉所度礮水淙然有聲出陵門數里風驟作前後

籠燭數十盡滅晦不辨色遂失道林木雜風雨聲若虎
豹號噉響振山谷主僕朋侶咫尺不相應惟聞墮阮塹
者相屬予與懋衡世賢進退無據自度恐不免時尚餘
一燭隱隱見前騎有躍湍口以度者予輩引馬隨之每
一馬躍首沒波內蹶起勢始定又數里乃得路入昌平
水深尺餘予先入祠懋衡世賢繼至予誦紀難詩有思
親望闕語二君愀然曰此豈君賦詩時邪是夕于喬啟
昭皆宿別館又明日會京府推官薛秉儀官邸酒數行

五人者先至沙河北岸人積立如蟻予與吏部侍郎耿
公好問戶部侍郎李文盛禮部侍郎謝公大韶兵部
侍郎阮公必成刑部侍郎何公廷秀工部侍郎賈公廷
傑大理丞楊公貫之列坐沙際官無舟惟兩漁舟出沒
濤浪貫之募吏汨于南岸呼舟徑濟舟人利索錢呼不
時至至則衆競趨舟舟欹輒覆墮渚水屢覆乃一濟濟
不過五六人人望升舟者如登仙攀企不可及諸公僅
以身濟僕馬皆限岸北予登一敝舟啟昭携一僕繼時

舟已載三人至中流水急甚回視舟尾有二人竊附縋
著水中舟掣不得濟乘流下數十丈勢危甚前有洲旋
繞若相逐者舟乃抵岸予與諸公坐岸南貫之出梨餅
為野饋忽有一隸溺死衆號呼相顧皆慘沮無人色舟
人驚散不復渡予有點吏以一馬濟復往取馬予自引
鞚待之少頃又濟一馬予與啟昭皆空乘無鞍鞞吏亦
袒跣引馬入村店牖間稍稍見諸公皆獨乘馬過良久
于喬懋衡世賢繼濟復相賀僕馬猶有未濟者時日已

暮去清河尚四十里予計欲稍前議未決予輒上馬衆
乃追及夜至清河舊館爇火晚食予憊甚徑卧雨猶浙
浙下未絕又明日始霽還至家晝漏下數十刻矣家君
聞水漲殊廢寢食予至乃就食食畢後渡者始至云前
夕赴祀時後堂東壁陡壞蓋昔所置牀處也因以語世
賢更相賀云自予官二十餘歲歲四三祀予與其六然
未有若是險者夜行失道險一也移床而壁壞險二也
以敝舟渡急流險三也失道之險啟昭于喬不與敝舟

之險懋衡世賢于喬不與壞壁之險世賢之外皆不與而予實兼之三者之中惟渡河尤甚其不至於顛躓者僅一髮而寒饑勞憊之狀弗論也夫遭盛時遊近地舉吉禮而乃有是阨天下事固不可預計哉君子守身莅事惟所當為不可以夷險易志然亦有義處之夏屋非巖墻類固無容議獨終祀時若憇廬待明發必無道路之虞渡河時能返駐昌平俟水勢稍殺擇利以涉必無波濤舟楫之恐此二事蓋有遺悔焉盡人事乃可以

諉天數苟充是志雖行之天下可也因作記以自戒且
諗諸同行諸君子

烏蠻瀧夜談記

董傳策

世稱蜀中峽粵中瀧真誠江道巨險即亡論府江險最
甚其在左江諸瀧若烏蠻灘其著者也歲戊午冬余時
以入戍溯流而渡越庚申秋余從戍所出送家嚴君至
蒼梧出而順流入而溯流合往還為一渡焉又越甲子
春轅門檄余探海徼倭寇事迺又從戍所出渡蓋七歲

中三渡險瀧幸無他患苦良嘆竒遭哉良嘆竒遭哉於
時余挾橫槎仙子陸生者登謁伏波祠夜泊烏蠻灘上
談漢事笑指岸祠謂曰若覩此公作何狀夫逸夫之與
豪傑士未易同日語矣彼所為窮堅老壯斷斷赤心報
國真漢竒男子若屬玄修逸適無意人世事迺亦過式
斯祠乎陸君曰嘻蠖伏鴻翔誠當其時可矣風流遷客
何遽惱人如是余又笑謂曰若胡乃殊時論耶夫嚴子
陵馬文淵斯二人蓋同光武時然子陵委志高尚就徵

不屈思以其身挽世靡競之風而文淵垂老功名屢請
出塞至不憚衝炎涉瘴以身殉國夫斯二人雖殊趣迺
其致非絲一轍者與子陵當仕而處以矯貪文淵當老
而出以矯猾世之徼寵避難者視二人宜媿死焉夫談
理性者類擯其人為未學然彼豪傑士顧又莫能效嘖
拾藩依樣畫葫蘆云陸君者王陽明予之徒也聆至此
而蹙額改容余復曰王先生自比伏波既建社稷功猶
不辭思田之役雖委曲招就諸黠酋尚稽正法獨其憂

國奉公効節不顧私良無異伏波武溪事云屬者安南
不廷皇赫斯怒三將軍臨關按兵承望相指無能當上
任使者然無事後謗忌迺於是益信王先生所為非顧
毀譽計利害者即其學非空譚比矣陸君曰足下不聞
灘聲乎夫今淙淙奔湍聽之若激而覽覩之若飛舞者
彼其中有不能平也然而巨險迫人焉自古功名之際
蓋難處矣故為嚴陵則易為伏波王先生則難走故烏
蠻人敢忘烏蠻巨險哉子休矣談無所用之矣迺相與

假寐舟中明晨北發興之舍而談逸遊事

雷埠石壁記

董傳策

雷埠磯在永淳之南去火焰可里許厥石聳突成山廣
袤數十丈戟而森森者龜背者駝而負者鳳舞而豹蹲
者環旋其左右兩崖相對夾之湍流厥壁峻立如巨障
復突一尖者於江心互其崖石宛成二門粵自橫槎而
上諸瀧惟此為險諸瀧之石惟此壁為勝余初入戍渡
此方搜竒時未暇搜及也至是挾友朋出游既得之喜

甚爰告歐陽巡道鑄石顛而歐陽君欲鑄余名余笑謂
名石不名余迺相與假重王陽明子鑄之云董子云余
記雷埠石壁良怪物有遇不遇焉夫斯石壁者余即不
出游雖經一再渡之猶畧而過矧諸未得渡者與然則
其巖石之泯泯荒辟者又可知已雖然石無竒不竒人
竒之即竒苟不竒之亦不竒夫石塊然無問竒不竒其
又奚假余輩名哉

雲陽夜別記

吳時來

鬱江之濱蓋有水名伶俐云余嘗詣而覽之因而熟思
曰嗟乎世恒言智者為伶俐謂其愚者不及也茲水殆
非智者與夫水以濟筏楫潤稼澤物溉注不窮其智者
宜居通邑鉅都諸冠紳賈舶接踵之區或注沃壤敏灌
洩籍以滋利品彙滔滔乎矜街其所長而今乃甘茹孤
寂偃然自處乎僻陬遐壤方且相猶於荒涼揉雜之鄉
淹沒頓乎瘴烟屯沓之所殆幾乎罔能自表著吾意物
之太愚者宜莫如茲水也夫懷僕僕之跡者每富昭昭

云也董子曰語云別方未定別理千名豈不信然初子儀舍大江舍彭蠡紆道而來也以二人也而二人舍庾嶺取永新間道而來以子儀也夫既有所為而別吾能知有所為之理道不能必其不可蘄之路岐於是呼燭就壚壺酒叙別明月漸吐白露如珠相與賦詩見志張子賦江樹夕陽五章吳子賦執手雲陽三章董子賦五章賦就輒歌歌殘復飲仰視明月已在半天三人者雖破涕為歡勉相勸酬然而山側水濱雁吟葉落一去異

地詎相見期割慈分手仍復躊躇已不覺黯然其銷魂也又倣古人分衣之義各有贈張子贈吳子董子以廣葛各一吳子贈張子以一土紬董子以一吳絹二家室人夜不能登張太安人舟則各以其所績為別張子曰無復以益我董子曰合以迹迹離即散合以道無離無合張子曰如其合也須今夜之言以復若猶未須今夜之言以識吳子曰別不別合不合何常惟初心矢不離此道矢不間斷古人困而進德者多矣吾輩又何難於

此別蓋聞處困莫辨於易吾將以卒業焉張子曰吳子
為學易之說因而曰且需一宿其齋戒著之而後行於
是各就舟明日夙興就近恩館焚香告天而筮得震之
豐噫易示之矣敢不勉旃遂別

尋烏石山記

吳時來

有山於此不百尺而高不一里而遠山四面蒼色自遠
而來前有萬頃之滄波晶晶漾漾若隱若見於樹間對
城而廓處野而奧以吳子之好遊將為家於山水間博

採旁問求其愜我意者不可一得此則最愜我意當眼
舉趾經歲而始能得之斯非可怪耶己未九日返自朗
寧病橫人之不麥也將教之麥課兒輩麥於西郊見叢
莽中有若高丘乃與諸人徒披莽而入棘裂我衣石滑
我步無可見竒明日空齋中望寶華峰不戒僕夫乘興
而往渡橫江以風狂興輒盡循西行望烏石山而返又
明日出眺龍起之池又以荒穢意亦不在循西行望烏
石山忽語僕夫曰曷不剪荒伐莽以舒我視果而荒翳

一除有美皆出寶華屏其前古鉢枕其後龍母二塘迤
邐山下東城西山禽鳴魚躍而嚮之盼望未往者爭獻
於林樹間若有以逢迎我者於是日至又日至焉步既
不厭景亦難窮始怪得之之晚以問之心心既莫知以
問之山山又不答聞古之擅勝必於高山深谷跡所罕
到後出為竒此乃不凌高不探深其竒又若此豈以後
出者與我歟如必待至誠篤好舍我其誰且又遲遲踰
歲若彼其難卒乃以無意得之將造化者秘而不輕其

出歟士君子俛仰宇宙登山觀水夫固寄意焉耳意苟
在卷石勺水自足怡悅苟不在雖牛山瑯琊增慨生悲
噫安知天下之佳山水不有沉埋草莽中不易自見如
此山者歟為記以幸此山之遭又見遊者不遠目前莫
不有佳山水在焉

烏蠻灘夢記

吳時來

余於癸卯赴秋試將發前一夕夢一老人深衣幅巾策
杖自里丞相橋而北提杖喝曰若何不拜我而祖也來

前而端拱拜起畢老人曰賈誼傳不可不讀來作強對
色且云這書那有不讀老人曰若曾面識其人乎來曰
願識之顧其人安在老人不應策杖去如飛來隨之忽
然不知何地所歷皆窮谷大川危巒絕壑其間險阻崎
嶇盤桓攀陟皆非素所曾至地久之至一紅廟前指來
拜曰此馬王廟也余驚寤夢若無可曉夙起語族父鸞
峰先生先生曰祖告若矣今年題當有賈董事抑或霍
光傳不可不讀意即久而無徵余亦置不意中今秋過

長沙經衡永入桂林下府江渡左江諸瀧每至一處動
如已至有疑於心不可憶記及投烏蠻灘謁馬伏波廟
勃然大寤忽焉淚零夢中所謂馬王廟峭石驚磯浮烟
飛沫光景滿眼依如昨遊余茲行以為咎由自執也而
夢已定於十六年之前余祖於出試之初預告之矣豈
非命耶馬伏波廟遍嶺外而烏蠻其著者是來至橫之
徵也所指賈誼豈昨經長沙之徵抑不善處窮謂用為
戒耶謹述之以自礪并以告夫後之君子庶其安命易

示知險知阻險阻疇能幸而免哉知險阻不為所遷有命存焉矣

遊天窟岩記

吳時來

夏五董子與吳子為天窟之遊至洞口雨至題詩而還菊月吳子送董翁返自烏蠻過謝村借燎率羣從往遊岩有洞口東向洞中有八景具沈學士與陸同知詩大都洞中如夾巷長里許不大奇絕惟盡處容光下照如綺窻有岩乳滴成玉鼎亦如玉笋又如石盆盛獅子箕

踞其中者水冷甚從者掬而食之或取以濯眼焉既周
而出岩居之氓蒸小豚鬼子來食且言且笑問之曰以
岩之外不如鳳凰之秀拔以岩之內不如空洞之玲瓏
吳子曰如玉乳二岩亦有之不氓曰惜乎其冥冥也吳
子曰夫吾汝語汝未易吾領不汝語則岩之德隱而不
彰以為冥乎其德昭昭以為昭乎其質冥冥吁嗟乎安
知冥冥之不昭昭乎今夫人心有窟耳目口鼻人之大
竅也其質藏於人其氣交於天惟其窟冥冥故其能受

昭昭出乎耳竅而天聲入之其納之也冥冥焉是為聰
窟出乎目竅而天色接之其納之也冥冥焉是為明窟
耳目之靈以交乎天也其中冥冥焉故能受故君子不
外闕而外不能入不內楗而內不能出沈視於冥以徹
天明沈聽於冥以徹天聰其竅常虛天光乃歸其窟常
寂和氣乃出故其治身不竭精神而津津潤焉其治人
不竭智力而明明覺焉安知冥冥之不為昭昭乎今夫
人之所昭昭者日中而游正晝而馳目眩於五色而不

自辨其黑白雖然強視其天明昏矣耳奪於五聲而不
自辨其清濁雖然強聽其天聰聾矣處鄉為隙在國為
蠹冥行飾詐竊竊然雖崇高據顯而且殖蓬蒿也安知
昭昭之不為冥冥乎故為善于幽暗之中其光常徹為
不善於顯明之中其中常塞誰令以彼易此乎故天聰
明其體常寂三辰為光不見人有夜秉燭者乎人之視
之以明而彼之視人則暗故居明常暗置明鏡於幽室
其光不發矣得日影而燧然此之謂以暗受明氓長跪

而言曰小人無知不悟君語將歸而告之茲岩之丈人
須臾有丈人仰天而嘯迎吳子曰吾之辭高明就寂寞
托業於此也有年所矣未有知我者幸子白之既以明
吾德而又以察人理也哉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六

餘姚黃宗義編

記六十

紀行

使代記

王樵

嘉靖庚戌予以行人奉使至大同三月風變甚異風起西北黃塵蔽天已而天作赭色人物相對其色皆赭少頃天暗如漆時方停午室中燃燭然後可坐六月二十

四日大同總兵張達以禦敵陷沒張達甘肅人起小校積首功至今官善弓馬無大畧徂敵入非時絕不為備輕兵逐利陷於伏中部下莫肯救副總兵林椿以失帥慮逮突戰俱死事聞上以邊臣習于巽悞欲因二將以示激勸賜張達諡曰忠壯林椿諡曰忠剛各贈官蔭子立廟于大同逮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都御史陳燿廷杖之各百謫戍邊燿死于杖詔起尚書翁萬達代宗臯未至以兵侍蘇祐暫行督事起僉都御史趙錦代燿復

咸寧侯仇鸞太子太保鎮大同仇鸞者其祖仇鉞寧夏
游擊將軍也以擒反者安化王封咸寧伯又以征流賊
功進封侯鸞為人短小精悍粗涉文字謫誕敢大言鎮
河西以總督曾銑劾其不法事被逮曾銑江都人嘗獻
議謂我朝以東勝孤懸徙鎮榆林初徙時套內無敵土
地衍沃物產富饒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為守弘治
八年敵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至十二年遂擁衆入
套常駐牧不出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巢則寇宣大三

闕據巢則寇延寧甘固此剝牀以膚切近之災無已之
患宜大驅逐之便答旨以銑任事慰納甚温中外皆以
為此上意也一日忽下手詔以兵力之未足取責問大
臣生事造端之故內閣嚴嵩上疏謝罪因言此事皆夏
言主之夏疏無引咎語上怒革言師保閣職以吏書致
仕行至丹陽逮下詔獄以仇鸞有訐疏也夏愛妾之父
蘇綱亦江都人在京出入夏私第頗用事而銑子以鄉
親往來主其家鸞因言銑緣蘇綱交結輔臣餽金二萬

載以二騾揜敗冒功建復套危計事下刑部初擬皆不合上意上曰第如律于是坐銑以交結近侍官員與夏相繼斬於西市仇鸞以告訐釋罪復用實無竒謀長策不過遣人款令不犯已境而已時邊人籍籍言敵大舉必犯京師蓋消息在半年之前邊人盡知而京師不知也八月十四日敵攻古北口十六日挾牆入圍順義以保定兵駐城中城得全十七日報至京師始議守禦計兵部尚書丁汝夔奏發勇字四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

營及三大營兵守城命文武大臣各一人分守九門檄諸鎮勤王十八日仇鸞首以大同兵至十九日巡撫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既而諸路兵亦大集制以楊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內外官軍截殺賜仇鸞平敵大將軍印總諸路兵調度截殺鸞軍無紀律往往反詐辯髮為敵刼畧被獲又自詭為遼陽軍時敵中呼朶顏為遼陽軍敵嘗言遼陽軍實導我來民間因言遼陽軍叛而丁汝夔又下令禁勿捕大同兵大同兵益肆畧甚於

敵人始疾汝夔矣言頗聞於上敵薄都城殺掠焚廬日夜火光不絕至坐教塲飲酒搥鼓為戲樂又入東直門外馬房執內官八人去部長俺答復縱之歸持嫚書脅求通貢書非彼字乃內官代為之者也城外居民被傷千百成羣奔城城門拒之號慟聲徹御在所詔開門納之諭輔臣曰九門先閉是自困焉止是防檢盤詰時時代之僉服聖語之當先是輔臣疏言竊聞敵營我兵甚多昨者進邊皆穿中國衣帽假稱調來邊兵以入口子

乞聖駕暫還大內軍機貴密乞諭文武大臣凡係密議許求面對皇上特御便殿親賜裁決二十二日上御奉天門受朝蓋上自十八年不出至今矣降制切責人無任事致敵如此以敵求貢事下羣臣議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敵不可許詔加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出視師賞五萬金以為便宜激賞之用趙至軍仇鸞以計困之屢鼓於軍中若將向敵狀拉趙監戰則衆疾馳趙不任馳馬又駕不得如所欲乃以所賫金付鸞鸞與敵潛通揚

聲追截實未嘗望塵發一矢敵又犯天壽山繞出西山
良鄉以西至保定皆震楊守謙營城東北隅以戰關國
家大計不敢輕動上以為逗遛二十四日下尚書丁汝
夔侍郎楊守謙獄時敵漸退鸞率諸軍尾之敵人欲奪
白羊口出為白羊守將所扼復還猝與鸞遇縱騎蹂踐
鸞軍不及陣幾為所獲敵分兩道出通計男婦殺掠蓋
六十餘萬財畜無計敵過宣府城下呼守陴者曰無恐
知爾兵在南爾所守者婦女城耳時守陴人見所掠闕

南人口行竟日不絕號哭之聲震動山谷力不能救是
夜敵營於西門外二三里間以久勞皆酣寢城中無一
兵可出劫其營鎮人惜之二十六日汝夔守謙同斬西
市汝夔無軍旅材用之本兵已非其任况當此時哉使
蚤用翁萬達則事不至此時翁居憂病疽再以本兵召
未即至貶秩出經畧紫荆諸關予嘗歎世廟英睿不世
出亦甚留心邊計而一時之臣多負任使是時本兵之
任莫如翁萬達次則王邦瑞當張達林椿敗時當即以

翁萬達代丁汝夔王邦瑞代陳耀聞二人皆不為用事者所喜又自周尚文死後一時邊將可謂無人不得已乃用仇鸞若算數焉趙貞吉復命以所言不讐又追其前申理周尚文沈東事杖貶嶺南周尚文守邊得士死力胡人畏之然亦頗用術數翁萬達能駕馭之其死也嚴氏沒其功不敘寢其恤典給事中沈東論之忤旨下獄揚志學有邊功守謙其長子也不待檄馳來不戰非其本心而獨受誅予在大同一見仇鸞即知其姦其駐

兵居庸關下乃先知敵謀故聞警即入方上憂敵時首
到城下上使人登城視之軍行亘二十里其見寵以此
後留總京營數請北征豈有敵入吾地既不能禦其來
又不能邀其歸敵已出境反能問其罪擣其巢穴邪不
過為大言以欺上夸下且欲攬兵事在手以肆其姦克
爾使更數年不死不知作出何事然謂鸞必反則無之
鸞非能反者也姑以近事論如石亨父子亦驍勇絕倫
身經血戰建有大功然後乃生不逞之心觀鸞之所為

狐鼠爾豈能反者哉京兵皆市人操練亦空文自庚戌
變後歲調邊兵入衛然邊兵原各有地方倘敵先出兵
向彼則不可調矣又如宣大近而易調然敵東犯必先
經二鎮倘知二鎮空虛乘虛入寇門戶失守則長驅徑
薄畿輔豈能自安京兵不濟緩急邊兵又不可恒調宜
募召四五枝分屯於近京要地操練防守聽調不必入
京增兵不增餉但選汰老弱罷京操即以其食補此則
不加賦而足矣丘文莊畿兵之說不可行唐時河北藩

鎮竊據土地盡籍其壯者為兵以抗朝廷此豈治世之事只用募法可也河北固健兒之數不患不足患處之無道爾有此四五枝兵京兵只當閱實不必補額外省京操可罷若募補京營仍歸於驕惰無益也且自來京邊之軍未有統於一將者鸞病始議分其權鸞病劇始遣趙錦收其印趙錦在兩鎮皆與鸞同事其入兵部也鸞援之鸞敗錦亦得罪方敵之求貢也大臣議遣使探其要領因以款之幾墮宋人之誤使其叩邊求貢來則

不拒可也。豈有擁兵壓境，乃尋城下之盟乎？世廟札諭有曰：皇曾祖及景泰時，曰和甚，差不可聽。此一言甚得義之正。後仇鸞卒，開馬市，敵斥彼無用之馬，中國償以厚利。馬俵諸民間牧養，隨即倒死，徒為民害。或言近年西北邊頗得休息，亦牽于吾餌。保塞守約之效，祖宗時亦嘗容其通貢。四裔皆入貢，何獨於彼而欲絕之？不知祖宗時兵威強盛，能制其死命，彼以誠來貢，則因而撫之。一或犯順，征討隨加。故令畏威懷德，今日能如是否。

乎謂許貢非講和蓋亦自誑以誑人矣而中國之險易
虛實敵盡得以知之漢時呼韓稱臣保塞禍之所伏乃
應于劉淵豈非烱鑑哉顧事業已成惟當益修吾備在
朝廷上下中外協心不可一日忘且弛爾蓋自古雖極
治之世不能無敵國之患舜禹修內治而三苗服周公
征東山而四國吡幽王去文武周公未遠即有龍豷之
禍春秋時狄滅邢滅衛入秦聖人作經猶嚴于列國之
防戰國日尋干戈若無暇外事而燕秦趙各築長城以

備邊雖過用民力而不失為中國自守之計至漢高首
開和親武帝窮兵北伐皆非古帝王制馭荒服之道西
漢末五單于爭立呼韓稱臣保塞號為匈奴衰微中國
得氣而不知易種于我至劉淵而發西晉分十六國中
原板蕩又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唐之初起即借兵于外
不憚屈已稱臣子孫效其事討叛亂復疆土皆藉為鄰
援而唐世寇患亦劇于兩漢五代石晉倚于契丹再世
即受其禍宋承五代之衰不能復幽燕西夏故疆契丹

元昊號稱敵國納歲幣又甚于和親不振之機已伏于此故契丹衰而金人繼之金人衰而蒙古繼之一向得氣在東北而宋之受侮又甚于兩晉元遂代有天下則又自古所未有也蓋人主之於遠人苟馭之非道而漸啓其窺伺其勢相為盛衰其變無所不有聖人方盛慮衰先機防微常抑陰扶陽必進君子退小人必修內治防外患如水炭不可同器來則不拒有貢琛無互市有禮待無和親無金繒境上無冠帶百蠻如其德不足以

及遠而武備廢弛欲羈縻以弭邊患無是理也敵國得吾人而用之能為吾中國患前有王山後有丘富中國受其降人有可笑者如姚松寨辛愛寵妾也逃至塞上邊帥亦納之嚴氏父子令送至京聞其欲興兵取之又令人潛送出境皆欺上不知其無忌至此初亦不刺來投正與漢時呼韓渾邪王事相似武帝能因而用之分處其衆以弱匈奴之勢我朝不能處亦不刺而西海至今為所據彼不肯下漢我不屬不驅豈不為彼所笑也

如馬芳幼陷敵在敵中亦稱驍將嘗盜敵女敵愛其勇
不殺而割其右耳芳自以為功多宜足以當一女子不
得又以為戮殊恨之遂來歸官至都督數出總兵敵嘗
嗤之曰芳吾隸爾中國遂為大將足知無人然敵實忌
之為裨將時嘗為總督江東以軍法箭貫耳狗于營芳
恥之又欲北奔內閣徐存齋急遣人慰解餽以千金芳
乃止予在尚寶時曾見之與之語佯為侏儒不可曉及
訪其第沉酣富貴與諸帥同態寧復有沙塲死綏之志

乎聞屢詣政府請外鎮不樂居中言芳不忘飛颺豈
然哉殆料之過矣

紀循行

朱廷立

嘉靖癸未冬予來牧暨乃造陽明先生之門問從政焉
先生首悉古者親民之義且曰後世治不古若只此二
字見不分曉耳予始恍然以悟退而躍然以喜歸而求
之無得也乃愀然以憂明年春復以問于先生先生曰
是未盡其心者也田舍翁盡心於其家而家事不治者

無之令乃弗若與則又歸而求之踰月焉時若有見者
因詳先生之言曰邑之有令殆家之有主翁耶信斯言
也邑之間巷固家之舍宇也邑之田里固家之產業也
邑之人民固家之子弟也舍宇不整則思葺產業不崇
則思治子弟匪才則思教主翁盡心於其家也令之於
邑亦是故求為良邑令者求為主家翁之道也予也
朝出而視篆日夕而閉戶刑名已矣錢穀已矣至於閭
巷之隱情田里之要害人民之善與惡焉固不可得而

知則固不可得而親之也其奚以令為又明年乃乘春
和單騎偕從者二三人各携饁馬以循行原野山谷間
竊效古人勸課之意求所謂親民者是故至一里則召
其一里之老與其一里之長長會其聯屬之長頃各相
率而環予也予謂之曰里有窮而流移者乎有老而無
告者乎抑且有士居鄉而崇義者乎有婦遇變而持節
者乎有子弟俊良而入塾者乎有惰廢農業而游者乎
有窩盜賊而殃地方者乎有恃富強而凌貧弱者乎有

無藉唆詞訟而誣良善者乎有橋梁傾圯有隄防崩坍
有隄閘閉塞亟宜修築之開通之者乎有則舉其人舉
其實舉其處書之冊焉毋私而偏毋妄而誣毋畏而避
偏誣而避者罰罔有原罰爾罔不有悔噫嘻慎哉衆諾
乃相與公議之議定推一人焉執筆臨冊而書冊呈予
乃按冊而考詳焉其至一里亦如之又至一里亦如之
不一月而百七十五里者踪跡殆遍通百七十五里之
所舉而前十二者之目亦既備矣是故於流移也寬征

輸之役焉於孤老也修存恤之典焉於義士也優延訪
之禮焉於節婦也精考覈之論焉於俊良也課小學之
業焉於游食也示鞭朴之辱焉於豪右也嚴裁抑之法
焉於無籍也嚴擒捕之令焉於橋梁也於隄防也於陡
閘也勸首義之民率塘圩之長勤修築之功焉事畢而
歸也而後所謂隱情所謂要害所謂善與惡者得其概
矣得其概又竟其他是謂親民是謂良邑令之道而予
猶無得也因紀以自勉

困學記 景逸

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
志于學以為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
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
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
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
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
忽于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為心

不端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
菴來講學見羅修身為本之學正合于余所持循者益
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
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
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
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為而發者天啟之矣驗之頗近
於此畧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為冬至朝天宮
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

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
以言事謫官頗不為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
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與陸古樵
吳子徃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
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真見將過江頭
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酬為最
適意時然予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
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予之

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于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身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蓆巖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行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

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盤
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
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手
持二程書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
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
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觔
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
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

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
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
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叅之釋氏
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
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
益知聖道之尊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
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為靜坐讀書
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

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
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
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
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
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
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
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
可耳余以最劣之資即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功

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
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
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入其次
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
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
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
助猶為學者戒勉若真機流行瀰漫布濩亘古亘今間
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

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無勉強問學
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即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
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具別刻中壬子方實信中庸之
旨此道實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地陽明名之曰
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為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
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
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
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困

而學之年積月累厥惟艱哉而不足以當智者一笑也
同病相憐或有取焉甲寅孟秋記

朝發釣臺記

吳國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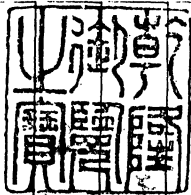
崇禎七年季冬十有二日舟放自桐廬風旋複不定至
釣臺已月上矣因泊舟臺下看月昌黎云淨淥不可唾
非歟而月來更為映徹覺大地俱在琉璃光中留連幾
不能寐已而霜下衣寒寒帷獨坐忽聞萬山皆響一舟
頭尾與水相擊皆作龍吼世間何處無風雨而風雨作

于危崖峭壁之下高士隱居之天另自有一境界大畧
月浸於淥淨波內似美人臨鏡風雨作于危崖峭壁高
士隱居似學人見道震動六種俗諦疑根頓豁是夜却
喜無夢約至五更有聲隱隱從雲林來亦不似人間鷄
犬而榜人伐鼓主人安眠至晨飭乃起開左右船窻俱
為烟霞瀰漫幾不辨岸東西矣主人神氣亦為恍惚因
下簾櫺浴飭畢復開窻四望見有素螺點點浮于白雲
之巔又或白雲片片粘于淥淨之面又或蒼松綠樟懸

于白雲之半如塔影如垂虹如月中桂樹如古壁漏痕
作龍蛇形至近舟兩峯有瀑或竟飛於白雲之下若雲
之脚或高出於青山之頂若直瀉於天斜出於青山之
腹若側吸於地或聞聲或不聞聲或穿林或濺石或繞
茆舍數間高樓幾座或孤亭荒圃亂石圓沙或入江或
不見入江主人殊覺應接不暇始大嘆曰從來高士隱
居往來於此水者代不乏人自子陵外如桐君如董雙
成如張志和如玉初平兄弟如玉質如休上座如寶掌

如傳大士輩或牧或奕或垂綸或採藥或繪或詩或舍
飛率而遊或戀肉身而住良有以也至夜梅夾路冰雪
之艷冷香之吟時時出入于枯木蕪草小橋怪石杳不
經意之際與舟送迎舟中之主人固為之目招而心許
而榜人牽夫輿卒之流亦為之迴首顧瞻欲韻無語至
畫眉翡翠唱酌鳴止溪山之間如花春白鷺輕鷗出
沒飛立波汀之內如枝著蝶峯環流轉灘洑潭澄布帆
無恙而不驚舟尖似蓮而無礙信乎從來高士隱居往

來於此水者代不乏人良有以也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六